

学生阅读经典
XUESHENG YUEDU JINGDIAN



叶圣陶
Yeshengtao 散文

- 人们最高精神的连锁是文学，
- 使无数弱小的心团结而为大心，是文学独具的力量。
- 文学能揭穿黑暗，迎接光明，
- 使人们抛弃卑鄙和浅薄，趋向高尚和精深……

彬彬◎选编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学生阅读经典
XUESHENG YUEDU JINGDIAN



叶圣陶

散文

叶圣陶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他的散文作品，如《稻草人》、《荷花》、《落花生》等，都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典范。本书精选了叶圣陶先生的多篇散文，旨在让学生通过阅读，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高文学鉴赏能力。

（编者：叶圣陶）

（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

学生阅读经典

XUESHENG YUEDU JINGDIAN

叶圣陶散文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圣陶散文 / 叶圣陶著; 彬彬选编. —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6. 1

(学生阅读经典)

ISBN 7-80675-411-3

I. 叶… II. ①叶…②彬…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9832 号

学 生 阅 读 经 典 叶 圣 陶 散 文

彬 彬 选 编

出版发行 内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邮购、直销热线 0470-8241422 8241421

网 址 WWW.NMWH.COM 邮编 021008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责任编辑 道尔吉

封面设计 杨 群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数 2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5-411-3/I·201

定价: 16.00 元



晚年叶圣陶



叶圣陶先生画像



1978年10月，叶圣陶与子女至善、至美、至诚合影



1999年11月17日在“叶圣陶先生铜像揭幕仪式暨叶圣陶编辑出版思想与实践研讨会”上（左一为叶至善，左二为叶至美）



叶圣陶先生墓



1984年叶圣陶与丁玲在北京叶圣陶寓所，后排为
陈明和叶至善夫妇

目 录

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	(1)
两法师	(4)
几种赠品	(10)
书桌	(13)
乐山被炸	(19)
我坐了木船	(23)
游了三个湖	(26)
林区二日记	(32)
“瓶子观点”	(38)
立志自学	(41)
开头和结尾	(43)
以画为喻	(52)
梦的创作	(55)
依靠口耳	(57)
临摹和写生	(60)
揣摩	(63)
樱花精神	(67)

《普通劳动者》是一篇很好的小说	(71)
秋	(79)
邻居	(87)
一篇宣言	(96)
寒假的一天	(103)
我们的骄傲	(118)
邻舍吴老先生	(123)
伊和他	(126)
生活	(129)
啼声	(132)
丛墓似的人间	(138)
深夜的食品	(142)
希望	(145)
三种船	(149)
客语	(157)
做了父亲	(162)
说书	(166)
写不出什么	(169)
掳枪的生活	(172)
天井里的种植	(175)
过节	(179)
牛	(181)
融合起来了	(184)
好友宾若君	(189)
“相濡以沫”	(196)
假山	(198)

坐羊皮筏到雁滩	(202)
荒沙的改造	(207)
侮辱人们的人	(210)
诗的泉源	(212)
诚实的自己的话	(216)
晓行	(220)
骨牌声	(227)
苍蝇	(230)
过去随谈	(235)
在西安看的戏	(242)
荣宝斋的贡献	(248)
刺绣和缂丝	(250)
我和商务印书馆	(254)
没有秋虫的地方	(257)
将离	(259)
卖白果	(262)
昆曲	(265)
牵牛花	(268)
看月	(270)
儿子的订婚	(272)
骑马	(275)
中国人站起来了	(279)
记徐玉诺	(281)
胡愈之先生的长处	(286)
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	(289)
驾长	(292)

夏丏尊先生逝世	(294)
“生活教育”——怀念陶行知先生	(297)
朱佩弦先生	(299)
纪念杨贤江先生	(304)
回忆瞿秋白先生	(306)
记游洞庭西山	(308)
谈成都的树木	(312)
过三峡	(314)
游临潼	(319)
记金华的两个岩洞	(327)
登赐儿山	(331)
参观苏北水利工程	(333)
第一口的蜜	(335)
其实也是诗	(337)
暴露	(339)
我和儿童文学	(342)

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

从车上跨下，急雨如恶魔的乱箭，立刻打湿了我的长衫。满腔的愤怒，头颅似乎戴着紧紧的铁箍。我走，我奋疾地走。路人少极了，店铺里仿佛也很少见人影。哪里去了！哪里去了！怕听昨天那样的排枪声，怕吃昨天那样的急射弹，所以如小鼠如蜗牛般蜷伏在家里，躲藏在柜台底下么？这有什么用！你蜷伏，你躲藏，枪声会来找你的耳朵，子弹会来找你的肉体，你看有什么用？

猛兽似的张着巨眼的汽车冲驰而过，泥水溅污我的衣服，也溅及我的项颈，我满腔的愤怒。

一口气赶到“老闸捕房”门前，我想参拜我们的伙伴的血迹，我想用舌头舔尽所有的血迹，咽入肚里。但是，没有了，一点儿没有了！已经给仇人的水龙头冲得光光，已经给烂了心肠的人们踩得光光，更给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

不要紧，我想。血曾经淌在这块地方，总有渗入这块土里的吧。那就行了。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还不够是一课严重的功课么？血灌溉着，血滋润着，将会看到血的花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

我注视这块土，全神地注视着，其余什么都不见了，仿佛自己整个儿躯体已经融化在里头。

抬起眼睛,那边站着两个巡捕:手枪在他们的腰间;泛红的脸上的肉,深深的颊纹刻在嘴的周围,黄色的睫毛下闪着绿光,似乎在那里狞笑。

手枪,是你么?似乎在那里狞笑的,是你么?

“是的,是的,就是我,你便怎样!”——我仿佛看见无数的手枪在点头,仿佛听见无数的张开的大口在那里狞笑。

我舔着嘴唇咽下去,把看见的听见的一齐咽下去,如同咽一块粗糙的石头,一块烧红的铁。我满腔的愤怒。

雨越来越急,风把我的身体卷住,全身湿透了,伞全然不中用。我回转身走刚才来的路,路上有人了。三四个,六七个,显然可见是青布大褂的队伍,中间也有穿洋服的,也有穿各色衫子的短发的女子。他们有的张着伞,大部分却直任狂雨乱泼。

他们的脸使我感到惊异。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严肃的脸,有如昆仑之耸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郁怒的脸,有如雷电之将作。青年的清秀的颜色退隐了,换上了北地壮士的苍劲。他们的眼睛将要冒出焚烧一切的火焰,抿紧的嘴唇里藏着咬得死敌人的牙齿……

佩弦的诗道,“笑将不复在我们唇上!”用来歌咏这许多张脸正适合。他们不复笑,永远不复笑!他们有的是严肃与郁怒,永远是严肃的郁怒的脸。

青布大褂的队伍纷纷投入各家店铺,我也跟着一队跨进一家,记得是布匹庄。我听见他们开口了,差不多掏出整个的心,涌起满腔的血,真挚地热烈地讲着。他们讲到民族的命运,他们讲到群众的力量,他们讲到反抗的必要;他们不惮郑重叮咛的是“咱们一伙儿!”我感动,我心酸,酸得痛快。

店伙的脸比较地严肃了;他们没有话说,暗暗点头。

我跨出布匹庄。“中国人不会齐心呀!如果齐心,吓,怕什么!”听到这句带有尖刺的话,我回头去看。

是一个三十左右的男子，粗布的短衫露着胸，苍暗的肤色标记他是在露天出卖劳力的。他的眼睛里放射出英雄的光。

不错呀，我想。露胸的朋友，你喊出这样简要精炼的话来，你伟大！你刚强！你是具有解放的优先权者！——我虔诚地向他点头。

但是，恍惚有蓝袍玄褂小髭须的影子在我眼前晃过，玩世的微笑，又仿佛鼻子里轻轻的一声“嗤”。接着又晃过一个袖手的，漂亮的嘴脸，漂亮的衣着，在那里低吟，依稀是“可怜无补费精神！”袖手的幻化了，抖抖地，显出一个瘠瘦的中年人，如鼠的黧棘的眼睛，如兔的颤动的嘴唇，含在喉际，欲吐又不敢吐的是一声“怕……”

我如受奇耻大辱，看见这种种的魔影，我愤怒地张大眼睛。什么魔影都没有了，只见满街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

微笑的魔影，漂亮的魔影，惶恐的魔影，我诅咒你们！你们灭绝！你们消亡！永远不存一丝儿痕迹于这块土上！

有淌在路上的血，有严肃的郁怒的脸，有露胸朋友那样的意思，“咱们一伙儿”，有救，一定有救，——岂但有救而已。

我满腔的愤怒。再有露胸朋友那样的话在路上吧？我向前走去。

依然是满街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

1925年5月31日作

两 法 师

在到功德林去会见弘一法师的路上，怀着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也可以说带着渴望，不过与希冀看一出著名的电影剧等的渴望并不一样。

弘一法师就是李叔同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国初年；那时上海有一种《太平洋报》，其艺术副刊由李先生主编，我对于副刊所载他的书画篆刻都中意。以后数年，听人说李先生已经出了家，在西湖某寺。游西湖时，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见到李先生的“印藏”。去年子恺先生刊印《子恺漫画》，丐尊先生给它作序文，说起李先生的生活，我才知道得详明些；就从这时起，知道李先生现在称弘一了。

于是不免向子恺先生询问关于弘一法师的种种。承他详细见告。十分感兴趣之余，自然来了见一见的愿望，就向子恺先生说了。“好的，待有机缘，我同你去见他。”子恺先生的声调永远是这样朴素而真挚的。以后遇见子恺先生，他常常告诉我弘一法师的近况：记得有一次给我看弘一法师的来信，中间有“叶居士”云云，我看了很觉惭愧，虽然“居士”不是什么特别的尊称。

前此一星期，饭后去上工，劈面来三辆人力车。最先是和尚，我并不介意。第二是子恺先生，他惊喜似地向我点头。我也点

头,心里就闪电般想起“后面一定是他”。人力车夫跑得很快,第三辆一霎经过时,我见坐着的果然是个和尚,清癯的脸,颌下有稀疏的长髯。我的感情有点激动,“他来了!”这样想着,屡屡回头望那越去越远的车篷的后影。

第二天,就接到子恺先生的信,约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会见。

是深深尝了世间味,探了艺术之宫的,却回过来过那种通常以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态度该是怎样,他的言论该是怎样,实在难以悬揣。因此,在带着渴望的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里,还搀着些惆怅的成分。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导引进那房间时,近十位先到的恬静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线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师,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眸子放出晶莹的光。丐尊先生给我介绍之后,叫我坐在弘一法师的侧边。弘一法师坐下来之后,就悠然数着手里的念珠。我想一颗念珠一声“阿弥陀佛”吧。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向他谈,见这样更沉人近乎催眠状态的凝思,言语是全不需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旧友,或是他的学生,在这难得的会晤时,似乎该有好些抒情的话与他谈,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开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尘净导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许他们以为这样默对一二小时,已胜于十年的晤谈了。

晴秋的午前的时光在恬然的静默中经过,觉得有难言的美。

随后又来了几位客,向弘一法师问几时来的,到什么地方去那些话。他的回答总是一句短语;可是殷勤极了,有如倾诉整个心愿。

因为弘一法师是过午不食的,11点钟就开始聚餐。我看他曾经挥洒书画弹奏钢琴的手郑重地夹起一莢豇豆来,欢喜满足地送入口中去咀嚼的那种神情,真惭愧自己平时的乱吞胡咽。

“这碟子是酱油吧?”

以为他要酱油,某君想把酱油碟子移到他前面。